

葉聖陶集

第六卷

叶圣陶集

第六卷



西川集
现实与理想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圣陶集

第六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9 字数 212,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平装 3,000 册, 精装 2,000 册)

ISBN 7—5343—0490—3

I·27 定价: 平装 4.30元

精装 6.30元

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烽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成都文艺工作者为作者五十初度祝寿。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摄。

自左起：作者、冯雪峰、老舍、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
邵力子、柳亚子、胡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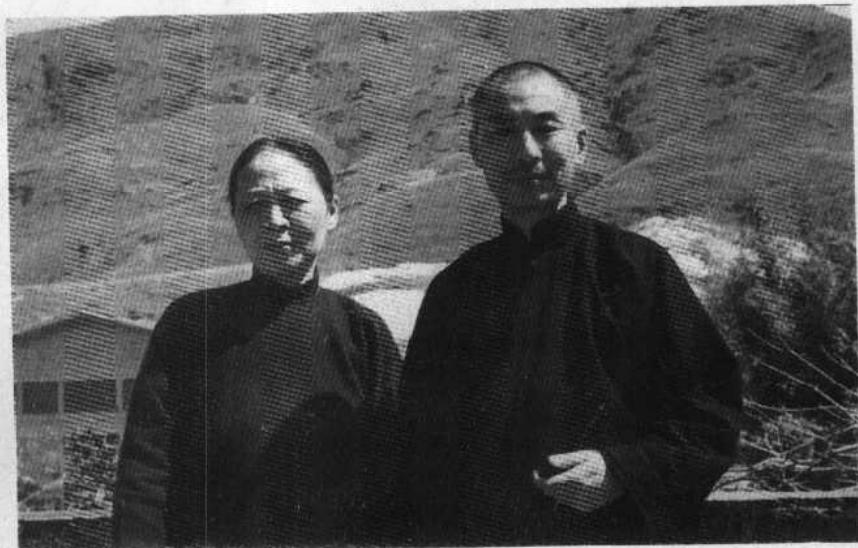
書巢

三才集

伯翁藏書有巢讀書
有巢余前已記之今茲
重為整理復命題額
老友好之何說可辭夫
天下書叢矣難廢寢食
讀之猶不能盡其百一
而以有涯逐無涯多十
百種奚益少十百種奚
害余方以是將廢書者
不觀此莫免牽縛而為
翁書是賴難求敢笑
其老而好事亦復興
不同如面之歎矣三十
七年六月十七日於陶
葉紹鈞書並識



一九四八年，作者为“书巢”的题词。“书巢”是王伯祥先生的书房。



作者与夫人胡墨林。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摄于香港达德学院。

目 录

西川集

生命和小皮箱	3
抗战周年随笔	5
受 言	10
书巢记	12
乐山被炸	14
心	18
人生观	21
说话与听话	24
读《蔡子民先生传略》	26
电话代公文	33
答覆朋友们	35
读了子冈的《怀念振黄》	37
“一二三〇事件”	39
关于夏章两先生被捕	42
“七七”七周年随笔	45
革自己的命	47
据理论而言	50

慰念贫病作家	54
援助贫病作家	56
暴 露	58
“八一三”随笔	61
扩大白话文字的地盘	64
纪念辛亥革命	67
论“长官认错”	70
双十节随笔	72
冲破那寂静	74
知识分子	78
记丐翁一二事	83
谈“求饶”的效果	85
塞源节流	88
《前线》书后	90
我们的话	93
吃空额	95
慰 劳	96
刃锋的木刻与绘画	98
覆 信	100
“六腊运动”	101
政治家	102
再谈政治家	103
夜 思	105
四个“有所”	106
书院和国学专修科之类	109

谈成都的树木	113
血和花	116
“算了，算了”的态度要不得	119
独善与兼善	121
“五四”文艺节	126
诗人节致辞	130
我的侄儿	132
茶馆	138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140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144
文艺工作者的另一种任务	147
手工艺对心理建设之贡献	149
无名英雄铜像——纪念“七七”的艺术品	153
木刻	158
“胜利日”随笔	161
发表的自由	163
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166
十月十二日随笔	170
看报偶得	172
也算呼吁	174
和平说	176
暴露的效果	179
赠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诸君	181
去私	184
附录：原《西川集》自序	186

现实与理想

我们的态度	189
根本的改革	190
“众人当中的一个”——怀念罗斯福先生	192
我坐了木船	195
木刻连环图画《一个人的受难》	198
驾 长	201
从此不再听见他的声音	204
答丐翁	205
革 心	208
夏丐尊先生追悼会启事	211
谈丐翁的《长闲》	213
十五天后能和平吗?	216
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218
桡夫子	219
多说没有用, 只说几句	222
致《文汇报》	223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	224
有志青年何必一定要高攀学府的门墙	227
也来个比喻	229
善 忘	231
什么道理?	232
诗 话	233

现实与理想	237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答谢词	241
“相濡以沫”	242
名与实	244
“生活教育”——怀念陶行知先生	246
又来挽《民主》	248
牛	249
“为万世开太平”	252
“努力事春耕”	254
谈“利用”	258
记教师的话	260
如果教育工作者发表《精神独立宣言》	264
济之先生逝世	269
文艺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一个样	271
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	275
深入	277
《青春的旋律》	280
现在	283
新年致辞	285
夏丏尊先生	287
夏丏尊先生墓记	291
给司徒雷登的公开信	292
重题“书巢”记	294
佩弦的死讯	295
谈佩弦的一首诗	299

在朱自清先生追悼会上的致辞	33
从辛亥革命看建国	34
往实际方面钻——介绍《思想与生活》	07
不断进步	10
回忆瞿秋白先生	12
纪念杨贤江先生	314
划时代	316
祝文代大会	317
佩弦周年祭	319
中国人站起来了	321
附录：《叶圣陶散文甲集》编后琐记	323
（叶至善 叶至诚）	
编后记	326

西川集



生 命 和 小 皮 箱

空袭警报传来的时候，许多人匆匆忙忙跑到避难室防空壕里去。其中有些人，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小皮箱里盛的什么？不可知是金银财物证券契据之类，总之是值钱的东西，可以活命的东西。生命保全了，要是可以活命的东西保不住，还是不得活命。带在身边，那就生命和可以活命的东西“两全”了。这样想法原是人情之常，无可非议。

我现在想猜度各人对生命和小皮箱的观念。

也许作这样想吧：——既已有了生命，别的且不管，生命总得保住，直到事实上再也不能保住的一瞬间。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当然要躲到里头去，因为这是保住生命唯一的办法。待听到了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走出避难室防空壕一看，假如满眼是坍毁了的房屋，翻了身的田园，七零八落的肢体，不免点头自慰，生命过了一道难关了。其时看看手里的小皮箱，好好的，没有裂开一道缝，更不免暗自庆幸。有这个小皮箱在，那么一个地下室毁了还有别的地下室，一个防空壕炸了还有别的防空壕，敌人炸到东边，自己可以逃到西边，旅馆总有得住，馆子里的饭菜总有得吃。有得住又有得吃，不是生命仍然可以保住吗？

也许作这样想吧：——自己的生命是与别人的生命有关

联的，自己的小皮箱是与别人的小皮箱“休戚相共”的。仅仅想保住自己的生命，生命难保；仅仅想依靠自己的小皮箱，小皮箱毫无用处。因此，要保住生命就得推广开来保住“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要依靠小皮箱就得推广开来依靠整个中华国土这个其大无比的小皮箱。（整个中华国土不是我们的小皮箱吗？）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当前有避难室防空壕，自然要往里头躲，血肉之躯拼不过炸弹，这是常识。手头有个小皮箱，自然不妨提着走，化为灰屑究竟是可惜的。但是在听到一声拖得很长的解除警报之后，见到自己的生命和小皮箱都还存在，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安慰庆幸之处，只觉得一种责任感压在心头，非立刻再去操心思，流血汗，干那保住大众的生命，守护其大无比的小皮箱的工作不可。

我只能猜度，不能发掘人家的心。重庆人口头惯说“要得”“要不得”，提着小皮箱跑进避难室防空壕的人不妨问问自己：哪一种想头“要得”，哪一种“要不得”？还不妨问问自己：自己的想头属于哪一种？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表